

演史开新别录

王尔敏 著

中华书局

演史开新别录

王尔敏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演史开新别录/王尔敏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7
ISBN 978-7-101-10312-0

I.演… II.王… III.史学-研究-中国 IV.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0285 号

-
- | | |
|------|---|
| 书 名 | 演史开新别录 |
| 著 者 | 王尔敏 |
| 责任编辑 | 欧阳红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8 $\frac{3}{4}$ 插页 3 字数 220 千字 |
| 印 数 | 1-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0312-0 |
| 定 价 | 38.00 元 |
-

谨 纪 念

业 师 郭 廷 以 先 生 教 诲 之 恩

自序

本书内容属于史学学问之类。余论史学已有三书问世，一为《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乃为史学史之类。二为《史学方法》，乃是方法学之类。三为《新史学圈外史学》，乃是史学通论之类。而本书是第四种，则亦同为史学通论之类。

梁启超自 1902 年倡说“新史学”，其陈义浮泛，纯傅会于进化论，决不周备。其后论史固自辟路径，实乃为其开明专制思想主为史上有据，乃著书论六大政治家。实政治学说之陪衬，不当视为史学正宗。虽然如此，梁启超自是“新史学”开新方向之先知前徼，不可不仰重也。

后世学界未尝循行梁氏道路，特别是于“新史学”别辟新路，鄙人前书曾详举证，如 30 年代沈兼士之论“新史学”，自指在语言学及史料学。未尝一字提及梁启超。论定国学中之史学一道。50 年代又有周予同论新史学，乃是认为公羊学下之史学，亦不一提梁启超之倡说，而置梁氏出于康有一系之公羊学家。看其启念渊源，无非是继承并宏扬经学，名为“新史学”实止“旧经学”，周氏一生讲授经学，有书问世。

读其书方能见出周氏亦自创“新史学”。

等而下之,20世纪80年代,香港、台湾同时冒出“新史学”之一派,香港一派承认梁启超为先驱,但却于后人随意加上标签,称为某派,例如殷海光先生逝世多年,被其引重为一代史学家,为“史建派”一员。殷氏生平自命为哲学家,未料身后变为史学家,且与那位作者同列为“史建派”大家。看来高明之士身后并不寂寞。

台湾一些不学无术之辈亦在新造“新史学”一派,完全不提梁启超,直是篡夺,招牌照挂,一味蛮干,“新史学”一义,怎可不疏远避之。此鄙人前书之所以作也。

本书之作,乃继《新史学圈外史学》之绪,多有开新力创之作,见之于此书上半部;亦展示依循先师及史界先贤之名著卓识有所申叙暴表,见之本书下半部。盖鄙人一生历史著作已有二十四五种问世,而学问师承有自,得业师郭廷以先生之教诲,又参酌同代名家吕思勉、钱穆、沙学浚、赵铁寒、刘殿爵、周策纵、雷海宗等文史名家之学术精诣,步趋而效行之。则可自信学有师承,而获今时之成果。此时可言我有自己之史学。

此际弥望史界当今者取来顾颉刚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从头至尾熟阅其所陈叙,于一代史学全般门类,关顾周备,包罗至广,叙议平实公正,条理分明。惟未尝提示“新史学”一语。看来学界高人若欲设法来完成,则势须先打倒顾先生方有下手之机。奉劝他们能够慎思明辨,尽可一试身手。

鄙人虚心自勉,从事研治史学六十余年,只是抱负自信,未尝自炫自诩。盖见各文史大师前辈,包括业师郭廷以、沙学浚两位谆谆教诲,抚循子弟。若李田意、刘广京、刘殿爵三位大师,我乃以师长之礼奉侍,长久相从,他二人多年垂教,多方护持提携,勉励有加,使鄙人获益匪浅。又有郑德坤、陈源、周策纵、赵铁寒四位教授,吾以长辈而尊崇

之,而各人无不宽宏厚待,爱人以德。想想上一代学者之学问德量远在吾辈之上。吾之处身行事,每愧浅薄狭隘,怯懦畏葸,焉敢望前贤项背。惟劝后之来者务要以我为戒,而能增长如上一代前贤之道德文章。千万莫把学界沦为势力竞逐之场。

2014年3月10日写于多伦多柳谷草堂

目 录

自 序	(1)
常识与学问之间	(1)
史料与著作之间	(26)
20 世纪学者之传世创说	(51)
20 世纪学者之宏观史学创例	(82)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之医药学术体系	(105)
秦汉时期神仙学术之形成	(146)
吕思勉早年开讲《经子解题》	(176)
当代史界新起之著作五百万字说	(196)
钱穆晚年开讲中国史学名著	(201)
郭廷以之史学	(212)
郭量宇先生与《大陆杂志》之创刊	(240)
赵铁寒主编《大陆杂志》表现台湾史学之鼎盛时代	(244)
雷海宗严正批判西方历史成说的谬误	(256)
《浮生六记》传世的周折	(261)

常识与学问之间

引 言

常识本之知识,都是平日易闻易晓之知识。知识本之学问,都是学问造生之可靠结论。学问本之于深入研究。说来常识很平常,人们每日惯用。知识并不稀有,人们俱备。其所以生生不息,原当是累积无数学问家之研究成果,经历代代传承,人人使用,乃成为普通常识,习惯自然,脱口即出,未尝思考如何造出,又焉能想到有何价值。

其实严肃看待,常识时时有,知识日日增,本源来自学问之开辟。所谓治学者原是负有创生与保存知识之责,学者之天职是须将新知识推向世人变为常识,并更须储藏知识维系常识之正确。向世人提供知识解答常识亦同是学者所担负之使命,看来真可说是特别重要。

世上知识浩瀚无穷,常识亦如恒河沙数。人生日用,随心所思,随口言宣,引据常识,实自难于累计。岂会联想相关学问?然在学者而言,则不能规避随时遭遇他人求教,则不能不提示正确解释。此类全不经意之问题,亦会随时发生,学者则于应对之间,不可妄解曲解,须

恃学问博储约取、解答问难。故可说是一种本分责任。一般普通常识,看来人人俱懂,原不须请教解释。其实若干常识看来简明易晓,但若加讲解疏通,即不免自然连及学问。可举最浅显之例。如上面偶然提到一个“特别重要”之语词,它并非成语,只是一个常用语词。“重要”是形容词,加一个“特别”是副词,向来不会有学者教师提出解释,其实连带学问就颇有考究。

先解释“特别”一词:

莫以为“特别”是很浅显常见,但要引举《礼记》才能解答明白。参看其书中“郊特牲”一篇,是介绍古代各样礼仪之作,其文最先介绍郊祀礼。此是自上古以至清末一直行用之重大祀典之一。必须天子亲自主祭。祭祀之时必须戴冕旒之冠,穿日月山河锦绣袞袍。先要有数月预备。主要是迎祭日照最长之礼,一定在夏至以前举行,应在农历五月之内。要在都城南郊举行。打扫一处平地,不设坛壝,就地安放陶匏之类粗器作礼器用以祭天地,并同时祭先祖。不过天子没有资格任意选择祭日,必须穿戴整齐到露天水泽边占卜,由占卜选定祭日。郊祀用特牲(即单独一个,不同于太牢),此牲用牛作献祭。但是不可用老牛、牝牛(古代牲祭不用牝)或阉牛。则要选择青壮犍牛。此牛被称做“帝牛”。虽然天子位尊,亦无资格自选帝牛,乃须郑重占卜,在大群犍牛中选出一只帝牛,故此牛可谓是上帝之选牛。天子祭先祖则可自选“祖牛”,可见有轻重之别。帝牛选定,又要使之别群饲养,另外单独养于牛栏,要饲养三个月以上,方可献祭。如此既是特牲,又须别群,并又选作帝牛,岂有不特别之理?遂至为后世引为“特别”一个语词。所谓“百夫之特”,即是说一百人中最强壮勇敢之人是也。

再看“重要”,亦可与《礼记》有所关联。

读《礼记》之“间传”一篇,其中俱在讨论丧服之服制。世人共知之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人们称之为五服。丧服乃指披麻带

孝。五服各有区别。斩衰妻服最粗之麻,其他服渐次加细,规定尚多琐屑。举斩衰而言,男子为父母头戴麻冠,身着重孝(最粗麻服,不加缝纫),妇女为父母身着重孝,腰系麻带。安葬父母之后,即渐次改较细麻布,逐步而穿暗色布服。服满一年,叫做小祥,此际男子可除孝冠,而戴有绛色之布冠。妇女则不须腰系孝带。《礼记》中自问自答说道,何以在释服之时,男子先除去孝冠? 妇女先除去孝带? 自答是因为男子重首,妇女重要(古字同腰)。此即重要一词最初之出现。此一解说乃是根据周策纵先生在书中所提。周氏博通古籍,学识渊博,其引《礼记》或有所本。经查王梦鸥先生《礼记今注今译》,所载是“妇女重带”,核对《十三经注疏》此句亦是“妇女重带”。虽然如此,本人宁其相信周先生之说。盖信男女所重,俱指身体部位。比较合理,到此我人可以见到“重要”一词亦自可考究到本原来路。

以上所举,纯就普通常识随意举譬。若须追查,可各自看书。自不值看成是学识心得。不过既要向人谈一谈常识与学问,仍当下一点功夫,严肃举实,为世人展述若干例证。甚愿在此向方家请教:

一、四 维

在人们日常用语中,四维一词习常熟见,所谓四维八德,已是学者教育家口头不断言宣,成为公民教养、政术准绳,以致立国基础之所倚恃。四维已是众所周知之常识,国人尚多知其源出管仲所言,出于《管子》牧民篇。有谓: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 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

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①

世人自相信，四维即是礼义廉耻。岂有所怀疑。但若稍加推敲，管仲是在讲国之四维。可是再加深思，此“四维”本身是何所指？实有必要作进一步追究。遂自然由常识引上学问考究。

在此肯定说“四维”是管仲借用之词，另有本原词义。

为此追考本义，驱动我人自然需要探讨中国本来创生之天体学说。有三派天体学说自古代流传下来，即是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其中盖天说创生最早，而流布亦最久远。在此谈四维，即自然涉及盖天说之内容。须知盖天说乃是古人所造之天文学说，古人看天视为一个圆盖，主张天圆，看地视为一块大土板，却相信是方形，故而主张天圆地方，又见地之外，中国东方面向浩渺海洋，像是地板浮在水上。天何以不塌下来，相信有天柱撑着，地板何以不沉下水，相信地板四角有四根绳子系着，上面挂在天盖上。此四根绳子，命之为地维，只有四根，即叫做四维。是以四维本义，原指是地维。地维一词，可见之于《淮南子》所载神话：

《淮南子》天文训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②

在此一段神话传说中，天柱、地维之说俱已呈现。可为四维本原，见到证据。暂叙说至此，下面尚有机会提到四维，在此只先定下四维一词原有之本义。

① 赵守正撰，《管子注译》上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印，页1，牧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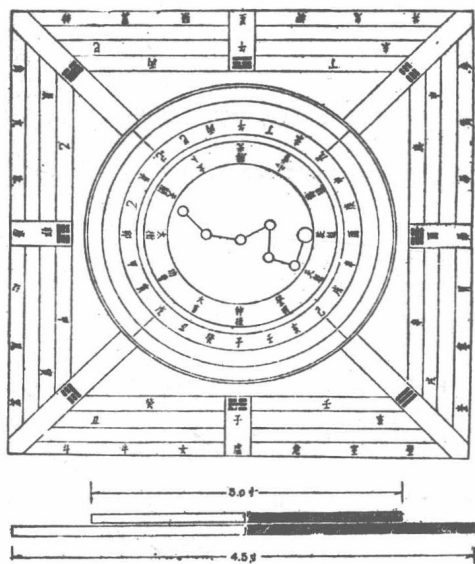
②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印，页102。

二、道士的八卦仙衣

我国一种自创宗教,是为道教,创生甚晚,完全是承佛教输入中国而应生于世,一切宗教义理仪节,经典道术,神祇称号,无不彼此对应,却名谓服饰各有分别,不相混淆。在此不须涉谈宗教,只不过随便举示世人最习见道士在祭祀作法典礼中所穿着之八卦仙衣,自是世人共知之穿着。其庄肃法衣,全显在背后。八卦只绣四卦,左上肩为巽卦,右上肩为坤卦,左下角为艮卦,右下角为乾卦。背部中央绣出北斗七星图。宽袍博带,十分庄严肃穆,世人共见不须描述。

四十年前,我在夏威夷,罗锦棠教授曾告诉我,有美国洋人教授向他讲,要知道中国之道教与道家之不同,就像狗与热狗之区别。洋人虽表达幽默,其实无知。我也只能在此表示:道教继承道家,关系密切。不但如此,抑且道教自始至终充分继承中国文化,不仅是思想信仰,而且知识、学问、科学、技术、医药、生化无不继承古代而有所传授继承。在此看到八卦仙衣,说来平常,其实代表天地合一象征,可以向上追溯到汉代。

道士仙衣背后所绣之图,☴(巽)、☷(坤)、☶(艮)、☰(乾),是地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此四角即是古人所定四维之所在,亦即是地维。用此象征大地。背后中间绣出北斗七星,乃是象征上天。二者合见于一袍,乃是相仿汉代人习用之“太一九宫占栳盘”。大陆考古器物复原专家王振铎,在其所著之《科技考古论丛》中引举日本占领朝鲜期间,东京帝国大学发掘东汉明帝时乐浪郡五官掾王盱墓葬,出土文物有九宫占栳盘一个,王振铎描摹图,兹附列于下,以供比观:



汉式占天地盘复原图①

参看上举附图,王振铎先生加以详备解说,于此栳盘之形制、部位、八干十二支,又加上四维之☰、☷、☱、☶位置,北斗七星位置颜色,十分清楚。引据如下:

乐浪王盱墓所出式占天地盘,原器残破失形,见原书图版一二,田泽氏就原器复原制图。盘制由天地两盘合成。原器以木为质,外以黑、朱、黄三色漆绘成。天盘径三寸(13.5厘米),厚约五公厘,盘面朱圈计六,自内心计:第一圈,绘北斗星宿,第二圈书十二月之神,与《唐六典》合,第三圈空白,第四圈书八干十二支,四维配己巳戊戌,其二十四位排列,以子午酉卯四正向分之,第五、六圈对己巳戊戌为四黑线,每圈各四条。斗星为朱色,每星以黑圈括之,字为黑漆书。盘圆心有小孔,为立钉于地盘心,用为枢

① 王振铎著,《科技考古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印,页108。

纽者。斗星之衡星位天盘中心之枢纽处，故斗杓之形，与汉人通常所绘者稍异。

地盘长宽四寸五分(20.5厘米)，厚约五公厘，列方格四重。方盘四维对角格内书四卦，东南维为巽卦，东北维为艮卦，西北维为乾卦，西南维为坤卦，四向格内首书四卦，午向为离卦，子向为坎卦，卯向为震卦，酉向为兑卦。次列四星座，子为虚座，午为星座，卯为房座，酉为昴座。四重方格，自外重第一格记之，方圈格罗列二十八宿。^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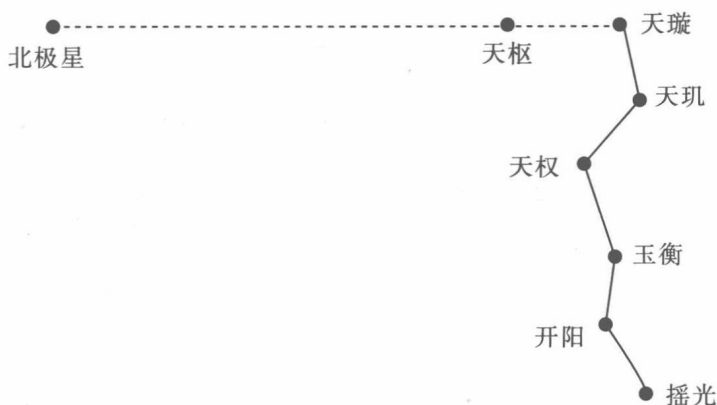
如上所见，可证道教自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道教创生前包括道家各派道术，以至先秦西汉流布道引、吐纳、服饵、辟谷、压胜、驱魔、炼丹、画符、房中、神仙俱为后世道教一概吸纳，构成中国文化潜流宝藏。原来四维也成为一项特色。

实际汉代人广用栳盘占吉凶。其式决不止见于东汉。王振铎书中另举数种出土汉墓栳盘，同墓中器物有王莽居摄年号，已至西汉末年。大陆1977年发掘安徽阜阳地方西汉汝阴侯夏侯灶之墓，墓中出土器物有六壬栳盘、太一九宫占盘，亦有天盘地盘合一之二十八宿图盘。夏侯灶乃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史记》载有其名。考古家推断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而此一圆盘当年代更早。上盘中心绘有北斗七星，而以其第五星玉衡打洞穿通，可连接下盘。上盘圆周刻有365个刻度，下盘则刻有二十八宿名目。亦当为古人所使用之占盘。从两汉出土栳盘、占盘来看莫不以北斗七星用作管轸枢纽。正见中国古人早已藉北斗作为天上永恒定准之指针^②。北斗七星形状，

① 王振铎著，《科技考古论丛》，页107。

② 刘金沂撰，《从圆到浑——汉初二十八宿圆盘的启示》，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印，页205—213。

可略绘之如下：



北斗七星被看作分两部分，前面四星命之为斗魁，其星自左上下依次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后面三星命之为斗杓，其星名自左依次为玉衡、开阳、摇光。不过在天文学家言，七星之后尾尚有接续二星，依次名为招摇、天铎，于《史记》天官书有记载。但汉初人在公元前2世纪前均将摇光当作招摇星。

四维与北斗七星在文献上同时出现亦可举示证据，可见《淮南子》天文训：

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①

此段载述易晓，出现一个帝字，是上帝，上帝能把地维伸张起来，又能运转北斗七星，要它照着十二辰顺序（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年运转周天一遭，真可谓是神通广大。此在古人完全相信，当真看待。今天的道士岂可不会把天盘地盘一起披在身上，亦将可知神通不小。

^①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译注》，页137。

中国古人特别是两汉史家司马迁、班固，又曾视北斗星像一部车子，斗魁四星像车座，斗杓三星像车辕。故《史记》天官书记载有云：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①

班固《汉书》天文志，亦有斗为帝车之说，不具引举。太史公文中所谓：“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之语，正可说明古人对于北斗七星之利用。其利用之早，上可推至夏代。至少自西周已见有斗指之记载，是以斗柄所指，建月纪，定时序。兹举《逸周书》之周月解为证：

《逸周书》，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昏，昴毕见，日短极，基践长。微阳动于黄泉，阴惨于万物。

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阳气亏，草木萌荡。^②

上举文字，注意一点是周历和夏历不同，周历在此是指岁首正月，却是在夏历十一月。但凡古书中之所谓建，俱是指向之意，引文中“是月斗柄建子”明确可知是周朝历法。斗柄即是斗杓，正是以斗杓头端之招摇星（即向来之摇光星）直指正北。看来自西周已是斗杓指向以定日纪。此即古人北斗七星来建四时、定诸纪之实录。其重要性可知。

管子引喻四维，可信地维观念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并非抽象语词，见及八卦方位之乾、坤、艮、巽方位，乃指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四个方向，以为四维之定点。后来至西汉公元前2世纪，在《淮南子》书又出现四维各具之定名。世人少有知者，愿举示其说以明之。

四仲、四钩、二绳

① 司马迁著，《史记》卷二十七，台北，明伦出版社，翻印大陆版标点本，页1291，天官书。

② 黄怀信、张懋镛、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印，页613—614，周月解。